



童年文库

作家的童年

6

● 雁 翼

128/6

童年文库

DF52/34

作家的童年

6

新蕾出版社

插图：王书鹏

《童年文库》
作家的童年⑥

*

新蕾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3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3 字数78,0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501—46,200

统一书号：R10213·94

定价：0.39元



编 者 的 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增添了荣誉的叔叔、伯伯、阿姨是怎样度过他们人生的第一阶段——童年的。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我们编辑了这套《童年文库》，目的在于用朴实的文笔、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

《童年文库》包括《作家的童年》、《艺术家的童年》、《科学家的童年》、《冠军的童年》等丛书。《作家的童年》收有我国当代作家撰写的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个别已去世的老作家由别人代为整理外，均由作家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成。在每篇文章前，都附有作家的照片、手迹、简历和主要著作，使小读者们见人、见字、了解作家的历史和著作，读起他们的文章来更加亲切。

本丛书拟分若干集出版，每集约八——十万字。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文联、作协和各省市自治

区文联、作协分会的鼓励和支持，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帮助和关怀，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集收入作家雁翼撰写的童年回忆。

新蕾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〇年七月摄于北京



一九五一年摄于重庆

雁翼

我心中的河流

在我的心上挂着一朵河流，虽然不很大，也不很美，但壮丽的长江，凶猛地黄河，奇美的澜沧江，辽阔的大海，都不能把它从我的心上挤掉。

这条河流，在地图上叫丑河，我的乡亲们喊它是烂泥河。它从河北省大名府以南很远的地方流来，绕着我的村庄转了一个半圆形的大弯，流向小峪清，天津。

雁翼的简历和主要著作

雁翼原名颜鸿林、颜洪林。河北省馆陶县颜家窝头村人。生于一九二七年阴历五月十一日。他小时候只读过一年多的书。一九三八年秋就参加了八路军，因年纪太小，一个月后被送回家。一九四二年五月又二次参军，当勤务员、通讯员。一九四三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转正。一九四六年九月他在大杨湖战役中第三次负伤、残废，后调晋冀鲁豫大军区野战总医院，任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此时，雁翼得以接触文艺宣传工作。后又任政工干事、文工队政治指导员、文工团团长等职，为他从事文艺工作创造了条件。

雁翼同志于一九五六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同年参加了北京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后，调作协重庆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并兼任作协分会理事、《奔腾》月刊副主编。

雁翼是一个自学出来的作家、诗人。他的第一组诗是一九四九年春末用洪林笔名发表在中原大军区后方总医院政治部编辑、油印的《修养》报副刊上；第一篇散文《宝成路纪事》是一九五三年用江水笔名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的；第一篇小说《我的战友》是一九五四年发表在《西南文艺》上的。一九五四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诗时，开始使用雁翼这个笔名。他的第一篇诗歌理论研究文章发表在《红岩》月刊一九五九年五月号上；第一个话剧剧本《风雪剑》发表在

一九六二年《山东文学》上；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黄河少年》一九七五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他的第一本短诗集《大巴山早晨》于一九五五年，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他的诗集《胜利的红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到了一九六六年，他共出版了短诗集十三本，并由作家出版社编选、出版了他的短诗选集《白杨颂》。他还出版了长诗集四部，小说、散文集两本：《战友集》和《森林里的雷管》等。他的《东平湖鸟声》在一九六〇年全国第一次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评奖时获一等奖。

文化大革命中，雁翼同志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被关进了监狱，获释后于一九七二年被分配主持《四川文艺》的编务工作。但不久，又被下放到长航局“深入生活”。打倒“四人帮”后，他回到了四川，任省文联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党组成员。现在是省五届人大代表、省文联常委、作协四川分会常务理事、电影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

雁翼是一个勤奋的作家。近四年来，他又写了大量的抒情诗，出版了诗集《江海行》、《时代的纪实》、《南国的树》等。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他的短诗选集《白杨林风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出版了他的《雁翼儿童诗选》。他还补写了长诗《紫燕传》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紫燕传》在一九八〇年全国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第二次评奖时，获二等奖。他还创作了两部大型话剧剧本：《汉江浪》、《航海者》；五部电影文学剧本：《十月的风云》、《灯》、《元帅与士兵》、《山城雪》和《汉阳月》。此外，他还写了诗歌理论的研究文章《诗的信仰》

到目前为止，雁翼的一些作品已被翻译成日、英、法、俄、朝鲜文，在国外发表。

我心中的河流

雁 翼

我心中的河流

在我的心上挂着一条河流，虽然不很大，也不很美，但壮丽的长江、汹涌的黄河、秀美的漓水、辽阔的大海，都不能把它从我的心上挤掉。

这条河流，在地图上叫卫河，我的家乡人喊它运粮河，它从河北省大名府以南很远的地方流来，绕着我的村庄转了一个半圆形的大弯，流向了临清、天津。据传说，我的那个村庄之所以叫“窝头”，就是因为运粮河涌着波浪朝着村庄冲来，到了村南边，看见男女老少举着铁锹斧头呐喊着挡阻，才把浪头窝向村东，再窝向村北，舍村流走。我就诞生在这个连河水也害怕的窝头村里，那是一九二七年旧历五月十一日午时。

我诞生的这个窝头村很大，有二百多户人家，有姓王的、姓孙的、姓曹的、姓颜的、姓郭的。姓颜的占多数，所以叫颜家窝头村。但颜姓穷人多，富人少，称得起富农的只有三户，贫农也少，多是中农和下中农。而姓孙的虽少却富，高楼瓦房院的大财主就有八户。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我没有考察。村的东边过河三里路便是县城，据传说是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的封地，所以叫馆陶县。县城小而穷，除了一所高小学堂、一家棉花加工厂、一家药铺、一座县衙门、一个城隍庙，就是

一座孔老夫子的文庙了。文庙在城的东南角，气魄很大，几十棵一搂多粗的古柏环绕着它。紧挨城角有一座据说是明代修建的城门，名叫学门。但没有听说过什么状元、秀才，倒是杀富济贫的强盗、“长毛”出了不少，可见孔夫子的教育也无济于事。

还是回过头来说我心上的河流吧。在我的眼里，它是世界上最美的河流，象一位温柔的、慈祥的女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流着。它很曲折，湾很多，在我幼稚的心中，认为那是它不忍毁坏村庄，见村就绕过而造成的。它的两岸有很多又粗又大的老垂柳树，象是两排忠厚的老人，披着长发，为河流撑着伞。而那河中的白帆，象天鹅的翅膀，在柳丝丛里飞来飞去。岸上，是一队又一队弯腰而歌的拉船夫，他们把纤板横在胸前，双手背在背后，唱着：

河水清哟，唉哟哟，
唉哟哟，河水浑；
河水清了哟，唉呀，
糠菜填肚哟，离家门；
河水浑了哟，土埋人，
不清不浑哟，土变金……

这歌儿，虽然是我一生中最早听到的一支歌，但并不懂它的意思。后来才知道，那是拉船人唱的自己的命运。河水清了，是因为没有下雨，干旱逼着人出门拉船为生；河水浑了，是说雨水太多，河里装不下，发大水淹没了庄稼村庄，人就饿死了；只有河水不清又不浑的时候，才是风调雨顺的丰收年，土才变成金子。

其实，这歌儿最早唱给我听的还是母亲，也许，在我刚生

下地时她就开始给我唱了。因为她娘家也在河湾里，在离窝头村北边九里的滩上村，而我们家里又穷，父亲在我还没有出世就逃离了家乡，她就常走娘家，把我抱在怀里，或者背在背上，沿着河岸，轻轻地哼唱着，走去又走回。这就给了我机会，最先看到的便是运粮河里的水、绿柳、白帆和拉船的纤夫。可以说，运粮河是我的摇篮，倘若说我的童年生活里还有些色彩的话，那便是运粮河的恩赐。

我用我的肌体开始和运粮河发生关系，是在寒冷的冬天，河面结了很厚的冰，大一点的孩子都到河上游戏去了。有的比赛滑冰，有的比赛打瓦——用破瓷缸的瓦片滑投一个目标，有的比赛抗拐。我也跟着哥哥去了，但因为年纪太小，我是不敢下河的，只是站在岸上看。看着看着，竟忘了害怕，也下到了冰上，滑了起来，虽然跌了许多跟头，居然能够在冰上跑了，滑冰使我那幼小的心战胜了恐惧，是很快乐的。虽然回到家里，挨了母亲一顿打，我并没有哭，好象学会了滑冰，挨一顿打也是值得的。可是哥哥哭了，哭得那样委曲，以后，再也不领我下河滑冰了。其实，也用不着他领了，我自己能去。

春天来了，美丽的冰河发出了咯啦味的响声，老人说，那是龙王爷指挥着虾兵蟹将破冰迎春哩。但当冰凌融化之后，柳条发了绿，并不见虾兵蟹将的影儿，老人就掰下柳条，拧成柳哨，要我们吹，说虾兵蟹将听见柳哨声，就会跳出水面游春了。当然，头一年上了当，第二年就不信老人的话了，但柳哨还是要吹的。

到了夏天，那景色更美，到处是红花绿叶，蜻蜓飞，蝴蝶舞，蝈蝈唱，我们这些还不会做农活的孩子，就唱着老奶奶教的歌谣，偷偷下河洗澡了。

小蝈蝈，喝露水，
喝饱露水弹琴琴，
弹得蝴蝶走娘家，
弹得蜻蜓拜丈人。

第一次下河洗澡，是需要勇气的，而且，也许比第一次站起来走路，需要的勇气还要大。当然，收获的快乐和惊喜也要多得多。最初，我只是站在岸边上，然后，也象下河滑冰那样，拉着垂柳枝条，把脚伸进了水里，再以后，全身下到了水里，双手拉着垂柳树的根须，伏了下去……，这时才发现河水并没有长牙齿，而且象母亲刚洗过的长发，搭在自己的身上，那样凉，那样温柔又那样多情。于是，我笑着，用双脚打起了水。突然，我被抱了起来。手里的柳树根须也被拉脱了，原来是哥哥。他抱着我走向了深水，象是报复我冬天偷偷下河滑冰，到了深水，他猛然放开了手，把我丢进了深水里，这一惊非同小可，竟然吓得我忘记了哭，忘记了喊，手和脚一齐挣扎，拍打，但手抓不到柳树的根须，脚也踩不到河底，我恐惧地沉了下去，喝了两口河水，鼻子呛得酸疼。突然，脚挨到了河底，猛一蹬，又钻出了水面。说也奇怪，两只小手扒着水，身子居然不下沉了，两只脚蹬着水，也觉得自如了。我会游泳了！这突然的发现，给了我很大的喜悦，把刚才的惊恐和对哥哥的怨恨全忘到了一边。可是，当我看见哥哥得意地朝着我笑时，还是觉得心里很委屈，很难过，独自爬上河岸，伤心地哭了。

哥哥生气了：“不喝几口水，能学会打水！”（游泳的意思）

我擦了泪，说我不会告诉母亲的，这算是对哥哥的报答。

这大约是我五岁的时候。从此，我便天天下河游泳了，运粮河的水，对我再也不是那样神秘了。但我总是学不会踩水，常常望着那些只用脚，不用手，一晃一晃地把肚脐露在水面上，双手举着衣服和镰刀，浮到对岸去割草、去拾柴的人而眼馋，其实我最羡慕的还是会扎猛子的人，半里宽的河面，能一猛子扎到河对岸，而我，学了好几年，也只能扎到河中间。人家说我不会换气，可是，我学水下换气，一张嘴，水就灌进了肚子。

听摆渡的老人讲，有的人会在水面上走，把鞋一脱，裤腿也不用卷，就走到河对岸了。还有的人会在水下走十几里路，不用露出水面换气，我是很想学成那样的人的，可惜，那样的人我只是听说，没有见过，没有办法真学，但我是相信有那样的能人的。

我虽然没有学会踩着浪花走，能游上十几里的本领，还是要感谢运粮河的，后来我参军当通讯员时，横渡黄河送信，进东平湖送情报，它帮了我不少的忙。因此，在心里就更感激哥哥那次的行动了。每当我遇见困难，我就想起他那两句严厉的话：“不喝几口水，能学会打嚏通！”现在，我五十四岁了，如果我在工作上，文学事业上作出了一点成绩的话，那都是“不怕喝几口水”的结果。

美丽的运粮河不仅教会了我游泳，给了我美的哺育，也留给了我痛苦和恨。当我刚满十岁的时候，它发了大怒，冲破了堤坝，淹没了村庄和我刚刚上学的学校。也淹没了我最美丽的幻想。母亲纺了一冬的线，织了一冬的布才赚了几个钱，给我做了一套学生制服，爷爷刚给我买下了初小第三册，还有半盒石笔，但是，校室塌了，老师走了，我念书的梦也破了。还有，

我最要好的朋友，比我大两岁的姑母，也饿得被迫嫁人了。那时候，我第一次恨运粮河了。不久，日本侵略军来了，河水虽落归了槽，却再也看不见美如天鹅翅膀的白帆了。只有那灰色的汽船和炮艇，在河面上横冲直闯。

由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深入，我又与运粮河和好了，忘记了它发怒时造成的灾难。一个月夜，我离开了家乡，跑去参加八路军，临走的那一天夜里，我来到了河岸，望着清清的河水，望着美如少女长发的垂柳，望着那耀武扬威的灰色的炮艇，我的心酸了，但我没有哭，却想起了那失去的幻梦：如果我能学会在水面上走，在水下潜游十几里路的本领，那是多么好！身上披挂十个手榴弹，不，披挂一百个手榴弹，外加一支盒子炮，潜到水下，潜到灰色炮艇、汽船的下面，轰、轰、轰！哈哈，那该多么好！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愿望，告别了我心上的河流。

我的第一个记忆

人的大脑里管记忆的神经，大约和管感情的神经是紧紧相连的。外界的事物对管感情的神经刺激越重，记忆神经上的烙印就越深。

留在我记忆神经上的第一个烙印，是一位英雄人物的被杀，是两个人物在我感情生活里的突变。

大约是一九三一年冬，我四岁的时候，来了一位牵骆驼的风水先生：礼帽、围脖、长袍大褂，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在当时我们那个运粮河畔的农村，那是很哄动的，不仅稀罕那位据说很有本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看龙脉的洋先生，更稀罕那匹高大的骆驼，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尾随着观看，直到它走进了地主的大门。

这地主名叫孙老文，有两座挨在一起的院落，全是楼房，两座北楼是瓦房顶，其他全是城墙一样的楼垛子。东院后楼和西院后楼是地主家里人住，西院前楼是“局子”、就是给地主看门的武装，门口青石台上，成天坐着一个抱枪的兵，因此，我们是不敢进去的。那位风水先生，是来给孙老文看坟地的，因为他们原先的坟地在河堤外，常被大水淹，孙老文为了保住他们家族的兴旺，决定把坟地迁到堤里。